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三十一回 施慷慨壁還下腳銀 恣淫欲浪費纏頭錦

話說史發賢僅做錢店裡的小伙計，忽在味蕪園見了胡寶玉，驚為天姿國色，心中便迷亂起來，意欲到寶玉家會面，以慰相思。怎奈既乏錢鈔，又少交遊，不得其門而入。悶過了數天，依然一籌莫展，飲食漸減，行動乖常，竟得了相思症候，不言不語，倦臥牀衾。店中的經手先生只道他感冒生病，囑他去就醫服藥。惟同事一班伙計們見他病情有異，既無寒熱，又不昏迷，甚是疑惑，諒必有說不出的心事，以致思煩慮亂，短少精神，失了平日的常度。雖大眾婉言問他，他終因關礙生意，不肯細細吐實，但說些須小恙，不過年災月晦而已，再越數天，自然好了。說著，悶昏昏只歎了幾口氣。眾人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又問不出他的細情，也就由他罷了。所幸內中有一個同事，姓胡，號叫道誠，是胡士誠的堂房兄弟，為人極其聰明能幹，善於鑒貌辨色，與發賢最為莫逆，分外投機。今睹此情形，已猜透了幾分，曉得他曖昧心事，未便在人前披露，不如待到晚上，大眾睡了，方向他細詢根由的好。故日間惟寬慰了幾句，囑他耐性靜養。候至夜深人靜，眾伙安眠，始行來至牀前，低聲細問發賢：「究竟有何緣故，弄得這般模樣？數日之前，你好好兒出去的，怎麼當晚回店，就見你愁眉不展，語言恍惚，神思昏頹，生起這樣的怪病來？據我看，你一定有什麼心事在裡頭，你如肯細細的告訴我，我與你是知己朋友，准替你分憂劃策，可好？」發賢翻身向外，答道：「我這心事，說來也是沒用，反要被人恥笑的，倒不如不說了罷。」道誠道：「你又來了。你對我說，沒有第二人知曉，難道我來恥笑你嗎？」發賢聽了，方才將前天遇見胡寶玉之事，自己怎樣的想他，從頭至尾細訴了一遍，並囑道誠切勿講給人聽，以免經手先生知道。道誠得悉根由，暗暗好笑，我們僅做一個小伙計，要想嫖那個最著名的胡寶玉，真是陰溝裡的癩蛤蟆，想吃雲端裡飛過的天鵝肉了。雖據他說兩笑留情，然你拿什麼東西去結交他？除非他肯倒貼銀子，方能成就美事。但既沒有伶人般的手段，潘安般的相貌，他怎能看得上眼？漫說同牀共枕，只怕連俯觴出局，都不願來陪你呢！無如發賢現在癡心妄想，執迷不悟，空耽著這個相思病，若把此話去勸醒他，決然不信。我且順他的言語，醫好了他的心病，然後提醒他一時的癡念。主見已定，遂笑嘻嘻的安慰道：「你也太癡了，這些須容易的事，你何不早告訴我呢？犯不著用什麼心思，傷了自己的身子。如今我已知曉，只等你貴恙全愈，步履強健，我就想法同你去見寶玉，好嗎？」發賢道：「你不要看得容易，你既不認識寶玉，我又缺少銀錢，連衣服也沒有上好的，怎能到得他家？蒙兄寬慰著我，只是我的心病難醫呢。」

道誠道：「我雖沒與寶玉會過，然我有一個堂房哥哥，名叫胡士誠，與寶玉極其熟識，只消我去托他，包肯帶你進去。至於你身上的衣服，也不難租賃幾件穿穿，有誰說破你的底細呢？即在他家擺酒叫局，當時僅費四塊下腳洋，其餘均須節上核算，斷不會當場丟臉的，你儘管放心就是了。不過你的身子一日不好，我一日不去托我哥哥的。」發賢聽他說到這裡，忽然從牀上躍起身來，向著道誠連作兩揖，仰懇道：「我只為著這件事，何嘗有什麼病？如今聽了你的話，我就強健了。明天即相煩托你家哥哥，帶我到那邊去，我實在感激你不盡的。」道誠道：「你休要這等心急，我家哥哥聽說是前天由杭回申，我還沒有見過，即使明日就去候他，究不知他有事無事，會面不會面，怎能說得定帶你去呢？再者你身上的新衣服也須預備。我勸你耐性一點才好。」發賢道：「我穿的新衣，明晨就同你去租賃，何必隔日預備呢？」道誠道：「你既要托我到哥哥家裡，又要同我去租新衣，並且日間店裡的公事亦不能不略辦一二，叫我如何分身得開？怎麼你炒蠟等不及紅，連幾天都等不及，豈非一廂情願嗎？」發賢不聽，又復纏擾不休，道誠沒法，只得答應後晚准與寶玉相會，發賢方無他語，仍回牀上去安睡了。道誠亦無別說，回房一覺，又到來朝。

今日發賢心緒稍寧，也勉力振刷精神，起身梳洗，與昨天垂頭喪氣、長吁短歎的時候大不相同。道誠見他果然無恙，午膳之後，又經發賢暗暗催促，只好向經手前推說有事，告假半天，往哥哥家裡一行，直至日暮方歸。等得發賢心焦異常，忽立忽行，忽坐忽睡，猶如熱石上螞蟻一般。好容易候到上燈之時，始見道誠回店。尚未在店堂中坐定，卻被發賢用手一扯，同至樓上臥房中。

發賢急急問道：「此事辦得怎樣了？可曾見過你家哥哥嗎？」道誠從容答道：「見過了，見過了。我把來意向哥哥細述，哥哥起初不肯應承，深恐牽壞了你，致使後來抱怨，虧得我又再三仰懇，將你的病情剖告，要他救你的性命，他方才轉了口氣，說：『我本擬明晚要去，你可與他一同到此，我即帶他引見寶玉便了。』得了這個旨意，我也替你喜歡得了不得。但明天去租新衣，也須費用幾塊洋錢，你如今端整沒有？」發賢一聽，心分快活，連連稱謝不已，又添了幾分精神，說道：「我雖略有私蓄，卻只有幾塊錢，如果不夠，只能代我想辦法嗎？」道誠道：「夠了夠了，租賃衣服只須四五塊錢，打茶圍是不費錢的；即使擺酒叫局，要扮那大老官的氣象，也不過當時用四塊錢，名為下腳洋；若碰一場和，倒要現費每人三元；其餘卻歸三節付帳，不妨後日再行想法呢。至於你要在他家住宿，想買些金珠首飾，以及綢緞衣服，拿去結交他，討好他，買服他，漫說幾百幾千塊錢，就是整千整萬的銀子，也填不滿這個無底洞，只落得蕩產傾家，典衣倒篋，僅買著一個『戶頭』的雅號，『瘟生』的美名，真真太不值得了。所以我說你有了幾塊錢，就夠現在的開銷。但須省儉些，不要被你看穿，說我們是小滑頭，方才有場面呢。」這一套話兒，實是暗暗勸戒，提醒嫖妓的無味。那知發賢得此好消息，怎聽得出他勸戒之意，翻說：「仰仗大力，又蒙細細指教，弟後日當備酒相謝。」道誠見他執迷不悟，也就唯唯答應。是夜別無書說。

待到明日午後，略把店中正事辦過，發賢即拉著道誠出外。道誠引領，來至石路南首，走進一片大衣莊，賃定一件湖色熟羅長衫、一件天青夾紗馬褂、一雙蟹殼青夾紗套褲。因衣莊上認得道誠，故只付租洋四元，言明破損蠲贖，照碼賠償。發賢一一依允，即將新衣服穿在身上，洋洋得意，所有穿來的竹布長衫等物，用新聞紙包了一包，拿在手中，方始出了衣莊。又買了一雙新鞋，換在腳上，搖搖擺擺，儼然是一位闊客。見時候尚早，先在四馬路第一樓吃了一碗茶，候到夕陽將墜，然後道誠同他到士誠家裡。

士誠果在家專等，一見發賢這副形狀，甚是委瑣不揚，心中狠有些不高興。但既經應承了他，未便推阻，只得敷衍了幾句閒話，就帶領他們二人來與寶玉相見。幸得今夜寶玉處並無酒席，日間有一桌碰和客人，此刻已經去了，故招接士誠等在大房間內請坐。阿金送過香茗，寶玉便先問士誠道：「胡大少，啥落長遠勿來介？害奴牽記得嘸那哼，阿是為奴前頭待慢仔佬？」士誠道：「不對不對，我前幾月到杭州去的，直至前天才到這裡呢。」寶玉又問道：「格兩位大少姓啥？奴從前像煞會過歌。」士誠道：「這一位是我的朋友姓史，那一位是我的堂房二弟，你果真沒有見過的，怪不得你不認識呢。今日因為史大少羨慕著你，所以帶他一同來的。」寶玉聽了，斜睨媚眼，向著發賢一看，頗覺有些面善，卻因他換了一身時式的新衣服，想不到就是那日在味蕪園遇見的這個癡子。故爾輕輕移步，低試嬌聲，走至二人跟前，先叫過了「胡二少」，方向發賢慇懃致問，叫了一聲「史大少」。

斯時發賢初入花叢，如在雲裡霧裡，見寶玉房中的擺設，般般精雅，件件新奇，有許多目所未睹等東西，彷彿身登蕊闕，路入桃源，不覺東張西望，把神都看出了。今忽聞寶玉叫喚，慌忙立起身來，對著寶玉點點頭，拱拱手，回叫了一聲「大先生」。引得寶玉笑了一笑，又復定睛細視，方知即是前天見過的，一些不差。更想起在園中看我的形狀，剛欲放聲大笑，忽又勉強忍住，恐防士誠面子上不好意思，故含笑說道：「史大少客氣，請坐，勿然要拿奴折煞哉。」發賢翻有些侷促不安，紅腫著臉，依舊坐下，皆由未經閱歷所致。

寶玉見他這副樣兒，分明是個曲辮子，並非宦家子弟，鬼頭鬼腦，無一毫大方氣象，先已看輕了一半。既而寶玉又問道：「史大少格公館，勒浪落裡搭介？」發賢不慣說謊，且以為寶玉屢向我笑，必然有情於我，我何必信口開河，說那拉天的大話呢？況他與戲子尚且姘識，我究竟是清白生意人，不妨老實說與他聽的。故答道：「我一人在上海，並沒有什麼公館，就住在一片錢莊店裡呢。」寶玉點著頭，也不再問，仍回到士誠身旁，說道：「格位史大少倒好白相格，人倒野老實篤。」士誠尚未回答，發賢聽了，更是搖頭擺尾的得意，只道寶玉真真稱贊，便漸漸的放縱，不似初來的拘謹了。那知寶玉口中雖如此說，其實心裡在那裡討厭他，因他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不脫鄉下黃土橋的笨態，縱年紀剛在二〇左右，如何看得上眼？翻怪士誠濫交，帶領這樣人來。然面子

上絲毫不露，依舊應酬得四面週到，即士誠也未窺破，漫說發賢是個昏迷的癡呆子，本屬惹厭當知己，肉麻當有趣，怎識得寶玉的風色呢？

話休煩瑣。當時士誠因寶玉說他老實，也笑道：「我看史大少未必老實，若是老實的人，怎麼想慕及你，肯到你這裡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只怕勿對格，是胡大少牽得來格，牽壞仔末，看罪過勿罪過嘎？」士誠道：「冤枉冤枉，我要牽壞他做甚，今被你這樣說，幸而我臉上生著兩個鼻子管，不然，豈不要氣死嗎？你也不問問明白，到底是我牽他來的呢？還是史大少自願到此，托我帶領引見的？我現下不須辯得，你自去問史大少，就知道了。」

寶玉方欲來問發賢，有意與士誠取笑，發賢急為辯白道：「今日實在我托他的，因大先生這裡我是初次進謁，所以懇求他引領呢。」士誠不等寶玉回答，先說道：「如何如何？現今他自己招承，你可相信了嗎？只是我自受這場冤枉氣，把我的興致都消盡，我還坐在這裡則甚？我要去了，失陪你們二位了。」說罷，假作起身要走，被寶玉伸手拉住，說道：「末總實梗格，奴搭說說白相相，冤枉仔一點點，就要發恨性哉，拿奴恨得嚙淘成，像煞肉才咬得脫，馬上就走，要脫嫌做得出。」發賢亦當士誠動氣，真要走了，急急挽留，呆頭呆腦，代寶玉招陪不是，向士誠作了兩揖。引得士誠及道誠、寶玉等無不暗暗匿笑。

寶玉又說道：「倪便夜飯也端整好勒浪哉，就算認真怪奴，亦要用仔點勒去格。」旁邊阿金接嘴道：「大先生當俚真格，俚是像煞有介事，有心勒浪裝腔做勢呀。」士誠被阿金說穿，微微的笑了一笑。惟發賢一人沒有看見，復向士誠說道：「士誠兄為著小弟受了委屈，弟實在過意不去，擬明晚在此擺酒，一來謝謝我兄帶攜之德，二來消消冤枉之氣，未識我兄肯賞光嗎？」士誠聽說，雖知發賢做個小伙計，那有許多閒錢？然此話當著寶玉面說的，既不便說穿他，又不好攔阻他，故將一雙眼睛對著道誠看了一看。道誠怎麼不懂？只把頭點了幾點，似乎說道：「你不要管他，他在著迷之際，即使攔阻也不聽的，倒不如慨然答應的好。」士誠會意，答道：「我是與寶玉頑笑，何嘗動什麼真氣？怎要費史兄的鈔，明夜請我們兄弟吃酒呢？」發賢道：「只有一件事，還要費我兄的心，代邀幾位朋友才好，不然，只有現在三人，怎吃得下這一臺酒呢？」士誠道：「這個容易，自當代勞。」說著，又向寶玉囑咐道：「明晚史大少要在這裡擺酒請客，可取筆硯過來，讓史大少開一張菜單，預先好定下去呢。」誰知寶玉不甚願意，並不貪圖他照應，因看出發賢舉止行為，不像是個有錢的富商豪客，又非膏粱膩子弟，且品格粗疏，相貌卑陋，一無可取，料定將來必然漂帳，本想用言推托，死了他一片癡心，既而轉了一念，士誠面上不好看相，譬如我結交他一臺酒，究屬有限，落得做個人情，慷慨應允的好。你想寶玉這雙眸子，利害不利害？所以，海上花從中獨推他為斲輪老手，操縱有術，措置裕如，洵足當「九尾狐」三字名稱。

閒話少敘。斯時寶玉雖然答應，卻不向發賢稱謝，僅喚阿金取過文房，端整在桌兒上面。發賢不會點菜，也托士誠代寫畢，又講了一回閒話，見阿珠端了便夜飯進來。寶玉請三人用酒，惟與士誠應酬敷衍，也不二分親熱。士誠已知其意。只有發賢開懷暢飲，以為此刻這席便夜飯，定是為我而設的，縱面子上未免與我疏淡，大約因初次會面，有些不好意思罷了。

少停三人用過酒飯，聞有人叫寶玉堂差，士誠就拉著發賢、道誠回去，發賢依依不捨，猶向寶玉謝道：「今夜蒙賜酒飯，多謝多謝，驚吵驚吵。我們要去了，同你明日會罷。」寶玉聽了，一發可笑，從未聞堂子中頑耍，用著「驚吵」兩字，故覺得新鮮異常。寶玉不便以言相答，惟送他們三人至樓梯跟首，說幾句「待慢，對勿住」的套話。發賢又想要開口，被道誠拉了一拉，方才止住，跟著士誠等走到門外，各僱了一部人力車回去。

不談士誠歸家。且說發賢與道誠回店，已是□一下鐘了，彼此安眠。別無緊要書說。到了明日午後，又向經手說了兩句鬼話，仍同道誠來至士誠家中，即問今夜客人可曾代邀幾位？士誠道：「這到不須慮得，少停到了寶玉家，由我出面，寫幾張請客條，差相幫各處一邀，諒有幾位來的，此刻何須急急呢？」發賢唯唯，就要拉著士誠前往，士誠因時尚早，推說更換衣服，進裡邊俄延了半晌，方始出外，與發賢、道誠齊至寶玉那裡。

寶玉不過照例接待，因發賢甚是惹厭，故不與他相親相近，僅靠著士誠講話。偏是發賢毫不知趣，硬軋在中間搭嘴，而且三句不離本行（讀杭），別人尚沒有問他，他就說今日洋錢行情，是七錢三分四釐一毫二忽半，今日洋錢兌價，衣牌一千另四□文，市價一千另二□文，早把那錢獃猴的原形現了出來。聽得士誠很不耐煩，暗暗懊恨：既然你愛說本行生意，也該說得大些，或匯兌，或銀拆，不是數萬，定是數□萬，方才場面闊綽，像在上牌子的錢莊內做大伙計的。不然，單講那洋價若干，錢串若干，分明是小錢店的口氣，豈不被人看輕嗎？今他全不知覺，向著我與寶玉面前刺刺不休，當作口頭的談風。我料寶玉必然厭惡，否則今晚他做主人，寶玉豈有與他疏遠之理？

士誠正在心中轉念，忽聞寶玉說道：「胡大少，奴有一句閒話問，跟奴問搭來。」說著起身走入後面小房間內去了。士誠隨後也到裡邊。寶玉說聲「請坐」，即問那史發賢的行徑，究竟作何生理？你怎樣認識他的？士誠並不隱瞞，說：「你是聰明人，難道聽他的出言吐語，還不知他吃什麼飯的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阿是吃小錢莊浪飯格佬？」士誠拍手稱是，即將發賢的底蘊盡行和盤托出，並說：「我素不認識他，他托了我的兄弟，要我帶領見你，我一時情不可卻，所以引了他來，誰知他這樣的討人厭呢？」寶玉得悉根由，無須再問，便同著士誠仍回前房坐下，但胸有成竹，早預定了一個主意。發賢如何得知？猶纏著士誠代邀朋友，士誠免罷不得，只揀幾個滑頭淡交，寫了三張請客票，命相幫等前去相請，聊以塞責，來與不來，他也不管了。

待至上燈過後，幸得來了兩位客人，一位叫畢琪泉，一位叫趙完璧，都與發賢初次會面，彼此通名道姓，略敘了幾句客套。士誠即催擺席，因心裡大不高興，意欲草草了事，早些回去之故。發賢尚嫌客少，又道：「還有一位客人未來，何弗再等一等呢？」士誠道：「他來不來論不定，空等他則甚？不如大家吃酒等他罷。」寶玉知士誠之意，且巴不得早早散席，故也說道：「胡大少說得蠻對，唔篤好吃酒等俚格。阿金，去交代相幫來擺席罷，不過大菜叫俚上得慢點末哉。」阿金答應，自去吩咐。不一回，相幫上樓，立即擺設整齊，酒菜畢具，賓主人座，琪泉、完璧方知發賢是主人，托士誠出面代邀的，照例各叫了一個局，豁了一回拳。在發賢並未見過食麵，自然興高采烈，其餘皆看得平淡無奇，因堂子中擺酒，都是差不多的，非但當局者習為故常，即看官們也皆可空見慣，諒無待在下細表了。

獨說賓主五人飲酒至□下多鐘，也不等那一位客，就命把大菜陸續上來。吃過了兩樣，琪泉、完璧因有別事，便向士誠、發賢告辭。發賢挽留不住，士誠卻由他們自去。其時局也散了，只剩本堂胡秀林與寶玉坐在旁側。發賢也覺冰冷大吉，有些沒趣，勉強拉著士誠、道誠又吃了幾杯酒。聽鐘上已敲□一，菜已上齊，士誠先要飯吃，發賢也只得陪著用飯。吃畢，即在身邊掏出一個桑皮紙的小包，打開包來，只有七塊英洋，就用手叮了幾叮，揀出四塊聲音略啞的，放在臺上，作為下腳的酒錢。

寶玉見他這副手面，大有肉疼的形景，如何看得上眼？況本有璧還之意，所以將四塊錢納還發賢手中，說道：「史大少，客氣哉，請收轉仔罷，奴也曉得史大少格洋鈔勿是容易得來格，辛辛苦苦要好幾個月篤。奴勸用勒問搭，問搭勿是好場化呀。奴不過瞎說說，大少見氣介。」這兩句話，說得發賢慚愧異常，自知無力，又不能發什麼標勁，倒覺置身無地起來。幸得士誠在旁插嘴道：「寶玉既然這樣，你倒是老實的好，橫豎沒人瞧見，有何要緊呢？」寶玉又道：「好得格桌酒，奴本要請請胡大少搭各位，就是胡大少破費，奴今夜也勿要格。」發賢於是將洋收回，方知寶玉無意於己，明明與我割絕，我若再坐在此，有何體面？不如早些回店，斷了這條癡念罷。故一俟洗過了臉，便同士誠、道誠分頭各歸，從此絕跡不到寶玉家中，專心做那生意，再不作狎邪之游，倒是寶玉一時慷慨成全他的，我且不提。仍說寶玉近來行為更是驕奢淫佚，仗著自己有钱，□分放縱，與那黃月山重聯魚水，罔惜金銀，漫說富商貴介，尚且不在心上，何況區區一個小伙計，既無財，又無貌，毋怪被他拒絕了。並非他真真慷慨，實因曩在廣東所得的纏頭，尚未浪費罄盡，故爾看得那四塊下腳洋輕如毫毛。此是在下誅心之論，所以這回目錄，上句雖曰「施慷慨璧還下腳銀」，而下句即云「恣淫欲浪費纏頭錦」。其中褒貶，不言而喻。總之寶玉愛姘戲子，浪費金錢，是回縱說得無多幾句，側重在上一句題目。然小純莫掩大疵，一善難遮百過，如何稱得慷慨家呢？正是：

近世何來真俠妓，深宵忽至小偷兒。
要知寶玉與李巧玲爭奪月山，以及失竊破財之事，下回即行表出。